



四窗岩石室

# 四明山上四窗岩

□黄志昌

“苍崖倚天立，覆石如覆屋。玲珑开窗牖，落明四目。”这是唐代诗人刘长卿《游四窗》中的诗句。唐以前，四明与天台统称为天台山，由于这“落落明四目”之句，四明山和宁波旧称明州也由此而得名。

四窗岩位于四明山腹地的大俞山山巅，这里有一堵巨大的长方形悬崖，崖高30多米，宽60多米，光赤平滑，寸草不生，如同刀削斧砍一般。崖壁腰部一连排着四个洞穴，犹如四扇明亮的窗户，以通日月之光，这就是称其“四窗岩”的由来。

四窗岩是一个石室，它深约3米，宽20多米，一人多高，中间隔着三块石，将洞一分为四。四个洞有三个是相通的，凭着洞与洞之间的孔隙，人可以侧身而过。四个洞都不大，大的能容十余人，小的仅容一二人。洞内石面突兀，洞顶石乳倒挂。中间一洞的顶上有一块如鼓之石，上面刻有“悬鼓”二字；洞口悬石处题有“垂磬”二字；立在两洞之间的石墙上还刻有“片云”二字。可谓“视形题名意蕴深，石字互衬更显灵。”这些题名石刻，因年代之久，现只能依稀可见。

四窗岩有三绝：一是险，在高山之巅，一堵巨石仿佛从天外飞来，搁于峰峦之上，下临深谷，清泉碧潭，人在其间，犹如在高空中行走。二是奇，自下往上看，好像是高楼之窗户，人若临窗四望，晴天里，窗内云蒸霞蔚，经阳光照射，吐五色霞光，壮丽奇特，当山头云雾缭绕之时，窗内喷云吞雾，恍若神仙洞府。三是神，历代相传，四窗岩为仙家之窟，是传说中汉代刘阮遇仙的地方。

东汉明帝永平五年，山南的剡县有刘晨、阮肇两位年轻人上山采药，不知不觉进入四明山腹地。这儿草木丛生，奇药甚多，两人兴致极高，只顾寻草觅药，忘了时辰，找不到回家的路。此时，夜色弥漫，谷壑幽深，时而传来虎啸狼嚎之声，两人惊恐万状。

正在绝望之际，他俩忽然看见前面山谷深处有一缕灯光闪现，两人心想，有灯光必有人家。这犹如落水之人恰逢一只救生船，绝处逢生，两人便急速向灯光处奔去。待到近前，只见两位妙龄女子，手提灯笼，轻移莲步，正款款而来。刘、阮二人赶忙上前躬身施礼，询问回归之路。两位女子含笑答道，这乃大俞山上。二位哥哥，此刻天色已晚，山中已是无路可走，奴家就在附近，不妨到小女子家中暂宿，待明日再回家不迟。事已

至此，刘、阮也觉得别无选择，便点头应允。接着，他俩跟随灯笼与姑娘一起来到她们家中（其实就是一个石洞）。不一会儿，两女子拿出山羊脯、胡麻饭招待两位年轻人，还陪伴在侧，又是劝酒夹菜，又是端饭递汤，殷勤有加。刘晨、阮肇见两位女子貌若天仙，心地善良，顿生爱慕之心。等到次日，竟然不想回家，于是结为夫妻，其乐融融，留在山中。

不知不觉，刘、阮在山中度过半年。一日，他俩出门游山，见山中草木萌芽，野花吐艳，鸟雀争鸣，春意盎然，则动了思家之情。于是两人向娇妻提出了要回家探亲的请求，尽管娇妻苦苦挽留，刘、阮怀乡心切，归心似箭。两位女子无奈，只得应允。于是三天之后，作歌相送两位哥哥回乡。

刘、阮二人回到家乡，一看，山水依旧，可是人非往昔，原来熟悉的亲朋好友一个也不见了，两人四处打听，好不容易找到村中年龄最长的一位耄耋老人，那老者言道：我曾听我的曾祖父说起过，有两位先祖进山采药，迷路无归。这时，刘、阮请老人拿出家谱，一查，才知跟前这位耄耋老人竟是他们的第七世子孙，这真是：仙境一日，人间千年呀！

后来，刘晨、阮肇两人又急忙返回大俞山，却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的地方了。

刘、阮遇仙，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故事，然而后人对此却是浮想联翩，唐代有位诗人叫曹唐根，为此写下了《刘晨阮肇游天台》、《刘阮洞中遇仙子》、《仙子送刘阮出洞》、《仙子洞中怀刘阮》、《刘阮再到天台不复见仙子》等内容相接的组诗，其中的一首曰：“再到天台访玉真，青苔白石已成尘。笙歌冥漠闭深洞，云鹤萧条绝旧邻。草树总非前度色，烟霞不似昔年春。桃花流水依然在，不见当时劝酒人。”诗中把刘、阮两人回山寻亲不见故人的惆怅之情诉说得恰到好处。与此相对，另一首古人的诗却写出了两位仙女怀念郎君的情思：“不将清瑟理霓裳，尘梦那知鹤梦长。洞里有天春寂寂，人间无路月茫茫。玉沙瑶草连溪碧，流水桃花满涧香。晓露风铃零落尽，此生无处访刘郎。”此诗把仙女怀念郎君之情描述得淋漓尽致、相思浓郁。后来，又有一位诗人对此感慨而言：“自从刘阮遇仙后，溪上桃花几度红。”传说毕竟是传说，但仙人相恋的真挚之情还是感人肺腑的。正因为如此，那美丽的传说才会久传不衰。

## 古迹传说

### 探访古桥

## 神秘的水下桥

□李本侹

沿海溪水库而行，至塘溪童村时，有一座神秘的五孔水下桥，一年中有大半年没于水库之中，只有待到每年的枯水期，才有缘一睹其大桥雄姿。这座桥称为磬裁桥，而当地人则习惯地称之为东庆桥。历史上曾四次重建，如追根溯源，此桥还与多位宁波近现代名人有关。

梅溪发源于大梅山，自塘溪沙村逆流而上，经童村向西，翻越赤堇山可达奉化，而经童村向北，则可翻越大梅山到横溪，历来是交流要道。而沙村之上为群山叠嶂，未修梅溪水库之前，从沙村至童村需穿梭于梅溪两岸之间，沿途溪上有三处溪步桥。临近童村处，有一座建于清康熙年间的古桥，因位于宝庆庙之东，故名东庆桥。梅溪每至雨水季节，溪水暴涨，时常发洪水。此桥即毁于一场洪水中。民国元年(1911)，童村的十三名当地乡绅，汇聚童梅芳家以商对策。童梅芳即是生物学家童第周的父亲。他为之四处募款。于民国二年(1913)冬天，在梅溪上建成一座桥梁，并在桥旁建一座亭子，以供来往行人休息，同时，将修桥后的余款修建了沿梅溪的道路11里。但是好景不长，民国五年(1916)六月，梅溪又暴发了一次洪水，桥和亭均被冲走。童梅芳再次和这十三位乡绅一起重修此桥。桥于第二年完工，而桥亭重建完工却在民国九年(1920)，而此时，童梅芳及其中四位乡绅都已相继过世。其子著名学者童第德感念先父及乡绅为民造福，却最终未能见到重建的桥亭最后完工，在其所撰，鄞县人干云衢所书的《东庆桥碑记》中，曾感慨地写道“人世之难长久如此”。

石桥依然没有挡住梅溪的洪水，就在桥亭完工的民国九年，石桥第三次被大水所毁。当时，童村的童中莲在上海开设莲记管道公司，热心家乡公益事业，有心重建东庆桥。他得知上海“水泥大王”之称的鄞县姜山人陈磬裁想在家乡捐建十桥十亭后，就找到他，希望他能出资重建东庆桥。陈磬裁一听此事，当即答应下来，并建议用水泥造桥，里面用钢铁支撑，不易被水冲毁，也不易腐烂和开裂。民国十年(1921)十二月东庆桥第四次重建开工，桥于次年六月完工，同时，在桥南侧重修了桥亭，并在亭前雕刻了两个石兽，以镇水护桥。此桥长30余米，是当时大嵩地区的第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桥。因此桥为陈磬裁单独出资建造，又是其所捐建的第三座桥，为感谢他的善举，童村人改东庆桥为“磬裁桥”，或称“磬裁第三桥”。

如果说要为此次东庆桥重建记功的话，除了陈磬裁和童中莲外，还应铭记童第德。磬裁桥新建时，他为之四处奔波，桥名是他请书法家钱罕所书。1922年9月，新桥举行落成仪式前，他特意到宁波，请时居宁波宝兴巷的书法家沙孟海，撰写即将在新桥落成仪式上宣读的告文。1923年2月，他请“慈溪四才子”之一的冯君木为新落成的磬裁桥撰写《陈君造桥碑记》，又请钱罕为此碑记书写了碑文。

1993年，梅溪上兴建梅溪水库，磬裁桥被没于水中。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，为该桥取了一个略带神秘的名称“水下磬裁桥”，并将此桥列入文物保护点。

经过了这么多年，磬裁桥除桥面和贴塑有损外，桥体还依然如故，在梅溪水库中时隐时现，带给我们几许神秘和猜测。



东庆桥